

〔第七章〕

面对爱滋

性解放的性爱精神

读到这里，跃跃欲试的女人兴奋的说：

『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女人在身体和情欲上的压抑和退化实在已形成了对她心理和人生成就的残害，而这种残害『恰巧』配搭了我们这个性压抑和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架构。我也觉得女人真的需要性解放，让她们的性从恐惧、羞耻、不爽、罪恶感中解放出来，让她们的性从两性的交易和赚赔逻辑中解放出来，让她们的性成为愉悦、力量和成长的来源。』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放心。我们女人的生理构造使得我们在性的探索和经验中容易染患疾病，成为受害者。更何况，我们这个年代是爱滋病这个世纪黑死病的年代，我们女人怎能掉以轻心呢？或许，稍稍禁欲一点比较安全吧？我怎么知道他的阴茎到过什么地方？』

对有点恐惧有点担心的女人而言，爱滋的阴影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在这一章中，我想针对爱滋病和性解放之间的可能矛盾来谈。

我想指出，因惧怕爱滋而禁欲是本末倒置的自保之法，而这种自保只是更加深女人的性压抑；毕竟，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连禁欲的措施也是带有性别歧视的。我们对抗爱滋、同时对抗性压抑的方式，就是把预防爱滋的一切措施转化为新的性活动、新的快感模式，把性恐吓的阴影转化为性解放的契机。

如果有人告诉你，爱滋病是个在同性恋圈子中流行的天谴病，这绝对不是医学上的说法，而是愚蠢的道德义愤而已。

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从不会考虑病人的性别或者性偏好，它只考虑有没有中介的传染条件。

以艾滋病来说，我们已经知道它必须透过血液或身体内部(如口腔内的伤口、阴道、肛门等等部位)的液体发生直接的接触，才可能传染。换句话说，日常的一般接触，如握手、拥抱、谈话、并肩工作或上学等等，只要不牵涉到血液或体液的直接接触，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

同理，只要不牵扯到血液或体液的直接接触，即使是亲密到彼此进入对方的身体的性生活，也不会传染艾滋病。没有中介的条件，艾滋病就无法由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科学道理。

你也许要问怎么可能会有性交而无体液的直接接触呢？

当然可能。事实上，有成千上万的伴侣都曾经性交而无体液的直接接触：因为他们用了保险套作为避孕的措施。保险套之所以可以达成避孕的效果正是因为它成功的阻止了体液的直接接触(也就是阻止了构成男性体液的精子直接接触包裹在女性体液中的卵子)。

这么说来，一般人以为爱滋病毒是透过性交来传染，或者有人以为爱滋病毒会在肛交时传递，还有人认为爱滋病毒专找性伴侣多的人，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

爱滋病毒是个生理病毒。它不是道德病毒，因此它不会管你用什么性交姿势、做爱的次

数多频繁、或者和多少不同的人性交，它不管你和伴侣有没有真正相爱或者预备结婚或者已经结婚多年，它更不会管你的性伴侣是同性还是异性。

爱滋病毒只问你们在相聚的活动中有没有体液的直接接触。如果没有隔绝体液——不管你用多么虔敬神圣的心情或姿势做爱，不管你和伴侣多么相爱或者结婚多少年，不管你这一生多么的禁欲忠贞——你都在提供病毒传递的可能途径。

总而言之，爱滋病不是透过性交来传染的。爱滋病是透过没有隔绝体液血液的活动来传染的。

由此可见，爱滋和性行为之间如果有什么关联，也必须在某些物质条件下才成立。可是，为什么一谈到爱滋病，从专家到一般人都会立刻跳到一些和性行为相关的结论呢？为什么一谈到爱滋病的预防时，专家都会劝人不要有太多性伴侣，不要随便与不认得的人性交，不要尝试肛交，不要发展同性恋等等？专家甚至说唯一绝对安全的预防方法是禁欲。

从生理病毒到性道德教训之间的跳跃当然有其蹊跷。

国内著名的性教育学者晏涵文在一场爱性趋势座谈会上眼见在座人士提出的开放说法似乎大受欢迎，不禁义愤填膺的说：『谈性而不谈爱滋，这种人应该天诛地灭。』

在一个高度性压抑的社会里，性往往和许多可怕的疾病连在一起，过去我们就常听见专家说不道德的性和淋病、梅毒、疱疹等疾病相关。性和爱滋的配对只不过是这类警告的最新

例子。

这些警告表面上看来是为了防治疾病，是为了保护人体的『健康』，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里所谓的『健康』其实假设了某些道德原则及婚姻制度为前提。

如果性真的和爱滋等疾病直接相关，那么专家自然应该建议全面禁绝性的活动，但是，没有一个专家会做这种建议。

相反的，所有的专家都强调只有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庇荫之下进行的性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是^{太早开始性生活、性伴侣太多、嫖妓、同性恋等等}。

巧的是，这些被禁绝的性活动都是我们当今的道德规范所不容许的，也都是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外进行的。不管如何，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

专家说不要太早开始性生活的时候，大概忘了中国人在农业时代一向早婚，十三、四岁进入青春期后就开始了性生活，因此开始性生活的年纪其实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愈来愈晚婚的时代，早开始性生活意味着婚前性行为：这才是专家的警告所针对的。换句话说，太早开始性生活之所以『不健康』，主要是因为这是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

专家也强调最好有固定的性伴侣，说是性伴侣太多会增加染病的机会。这种机率之说并不成立，因为前面我也说过，性行为并不致病，不隔绝体液的行为才会传染。换句话说，如果确实做到隔绝，就算和一千个不同的人做爱也不会染病，但是若不做到隔绝，和一个人做

爱也不保证不会染病。

专家在谈到预防疾病时，不去谈如何在各种各样的性行为中做到隔绝体液，督促提高保险套的品质与安全度，不思考如何也不研究如何在爱滋的阴影中不带心理影响地享受性。相反的专家们只一心要警告世人放弃某些性行为为和性伴侣，特别是那些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外的性行为为和性伴侣。

这种选择式的注意力显示，专家其实是利用强调性和疾病之间的可能关联，以巩固一夫一妻制的道德规范。而正因为这种道德上的先入为主观念，学者专家从来没有用相同的义愤说：『谈一夫一妻制，却不谈单一性伴侣之可能枯燥贫乏，是应该天诛地灭的』，『谈养儿育女却不谈父母个人生命的损耗与浪费，是应该天诛地灭的』等等。对专家而言，这些枯燥贫乏、耗损浪费都不算『健康』问题。专家假设，只要维系了稳固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只要保障了传统的家庭功能，那么，家中成员自然就有『健康』和快乐，在这个体制之内的性行为为自然便是最美好的、最神圣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专家的道德成见在爱滋病上面找到了最有力的恐吓说词，以便为性加上另一个阴影重重的形象。专家在爱滋病上的发言只是最新的一种性压抑而已。

爱滋病当然是一个可怕的疾病，但是，它带来的不必然是更大的恐惧和禁欲。在这个已经过分性压抑的社会里，我们不需要新的性压抑，我们需要的是用积极的态度及做法来重新

思考性活动，继续享受性活动。

首先，我们可能得采用一个新的态度来看性。性不再是两人在隐密的空间中进行的浪漫活动而已，性更不是一个神秘不可知也不可言的可耻游戏。

性是身体健康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性不但需要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好好的进行，同时，性活动本身也是促进身心健康的一种活动。

性既然是健康的一部分，我们当然应该用平常心来看待和它相关的事物。

我们要有经常的身体锻炼和器官练习，以维持性的机件运作正常。

我们需要吸取并操作性幻想的各种声色故事材料，以预备最佳的心理情欲状态迎接每一个性活动。

我们更需要维持相关器官的卫生(但不是洁癖式的)，避免制造病菌孳生的环境。在这一方面，养成使用保险套的习惯，就和每天洗净生殖器或者刷牙一样，是必要的清洁隔绝动作而已，为的是保障健康，以便更能全力投入性活动。

除了重新思考性活动的性质之外，我们还要重新定义性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从前我们为性只牵涉到宽衣解带，互相爱抚，以及两个(或者多个)身体的缱绻纠缠，其他的事情都算是干扰。因此一般人，特别是男性，会觉得戴保险套很杀风景，好像必须在热烈的性活动中刻意停下来做一件打断情欲的事。

但是，在新的性观念之内，戴保险套不是男人一个人做的事，也不是女人扼杀男人性欲的过分要求。相反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和健康相关的活动，过去以为是干扰的活动，全部转化为快感活动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角色扮演来编造各种各样撩人的幻想故事，而戴保险套、涂杀精膏、清洗身体、体外射精等等和健康及避孕相关的措施都可排入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比方说，故事中可能有房东太太引诱年轻房客的情节，教没有什么经验的房客戴保险套就可以发展为非常性感刺激的主要情欲活动。

这种角色扮演和故事编演本来就是继续欲望的主要手段，只是现在我们把原本可能减消或压抑性欲的一些健康措施也编进快感剧情之中，把它们转化为快感的来源。个中的关键则在于我们不能发展想像力，发挥角色幻化的本事，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充分的『玩』性。

这么一来，爱滋的阴影为我们带来的不但不是禁欲，不但不是回归一夫一妻制的压抑；相反的，它的严重性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目前性活动的单一内容及目标。换句话说，爱滋病带给我们的是情欲和性活动的更加多元多样发展。

毕竟，安全的性不应该是压抑的性，而更应该是无忧无虑，全心营造愉悦的性。

同时，我们也更清楚的看见，性是一种健康，它和人生当中其他和健康相关的活动没什么两样，用平常心对待即可。换个角度来看，许多原本和快感无关或者甚至会压抑快感的活

动，也可以转化成性的活动，转化成快感的来源。

这，就是一种性解放。当性活动和一般其他活动再也没有界限之分，情欲可以充分自然的在各种活动中流动、追求满足时，性压抑再也没有意义，再也没有效果了。